

中央音乐学院編譯室譯叢

歌剧《卡門》分析

霍赫洛夫金娜著

曹洪譯

音乐出版社



中央音乐学院編譯室譯叢

歌剧《卡門》分析

霍赫洛夫金娜著

曹洪譯

張洪模校

音乐出版社

北京

А. ХОХЛОВКИНА
«КАРМЕН»

本書根据 МУЗГИЗ 1954年版譯出

中央音乐学院編譯室譯叢
歌劇 «卡門» 分析
〔苏〕霍赫洛夫金娜著
曹 洪譯 張洪模校

※

音乐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溝沿头3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3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787×1092耗 50开 1³/₅印張 28,000字
1958年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50册
統一書号：8026·781 定价0.24元

內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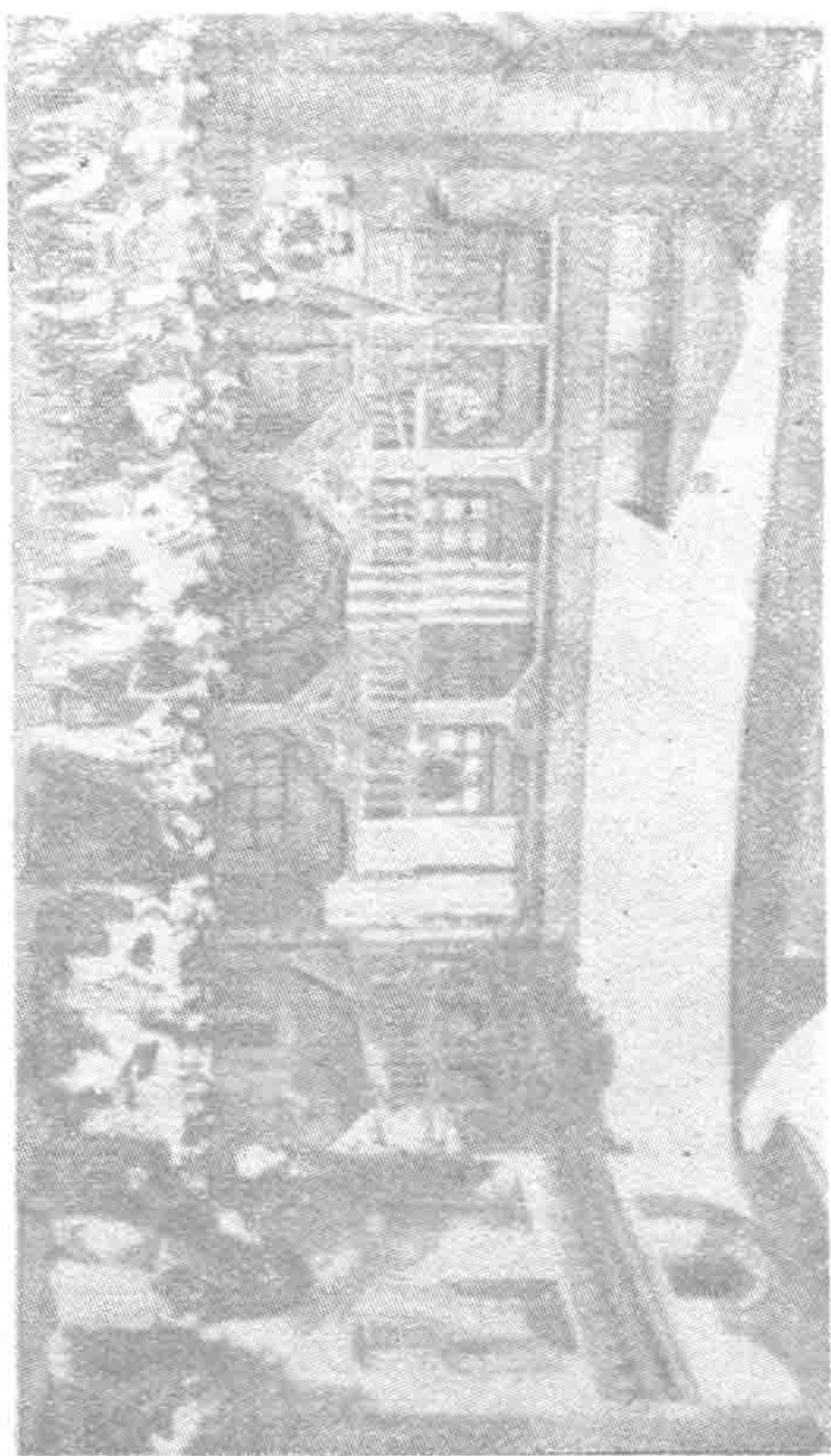
比捷的歌剧名作《卡門》是世界乐壇上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本書是霍赫洛夫金娜所著《比捷評傳》里專論《卡門》的一章，其中談到这一部歌剧的創作过程，歌剧脚本和文学原著的区别，并对音乐作了分析。



卡門——恩·阿·奥布霍娃飾



霍塞——恩·斯·哈那耶夫飾



《卡門》在莫斯科大劇院首次上演（1898年）

（巴赫魯夫斯基博物館藏）



画家戈洛文为瑪琳斯基剧院上演《卡門》时所作的舞台設計

(彼得堡1908年)

听过《卡門》的人，一提到这部天才的歌剧，誰眼前不呈现出煙厂女工吵架的引人入胜的情景，或群众欢度节日的彩色繽紛的画面呢？誰不想起卡門的西班牙舞的巨大魅力，占卜一場的强烈的悲剧性，或是她与霍塞最后一首二重唱的动人心魄的戏剧性呢？

严整而优美的形式好像就在眼前。富于表現力的美妙的曲調令人难忘，永远清澈而明快的管弦乐，色彩是这样鮮明，令人惊嘆，令人傾倒。

罗曼罗兰說过：“《卡門》这部歌剧整个是形于外的，整个是生活，整个是光明，沒有陰影，沒有晦澀的地方。”

当我们对这歌剧作更深入的观察时，它也丝毫不失却它的魅力，反之，比捷在青年时代就已发现了的原则——通过动机（它是音乐的平易性的保证）来面向听众——仍然是这一天才作品的坚实的基础。作曲家用惊人的技巧来解决最复杂的创作任务。群众场面和性格刻划的鲜明性以及人物性格在戏剧发展过程中的冲突都以富于机智和内在的逻辑力量使人惊叹。就是在最紧张的戏剧性的瞬间，音乐也始终十分明澈、形式优美、曲调动人，那丰富而精炼的和声配置并不使这曲调晦涩。管弦乐色彩的力量和多样性与音响的异常的清澈结合在一起（比捷曾说过“在乐队里应该有空气”）。

《卡门》是比捷在创作探索和创作成就上的高峰。在创作上的探求和遭到危机的年代、在歌剧体裁中的个别成就、高度技巧的掌握——所有这些和《卡门》（歌剧创作的历史和顶点）比较起来，好像只是比捷歌剧创作的史前期。法国音

乐剧艺术的名家比捷由于《卡門》而成为世界歌剧艺术的最卓越的巨匠之一。盧那恰尔斯基說过：“比捷在《卡門》里創造了音乐剧的最高的典范。这部音乐剧虽然处理的是日常生活題材，但它乘輝煌的音乐之翼超越了日常生活。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个兵士和煙厂女工的爱情的簡單情节由于天才的音乐的鮮明性和表現力量，已經具有了全人类的性質”^①。比捷在威尔第的《奥賽罗》（1886年）和柴科夫斯基的《黑桃皇后》（1890年）以前就已經独出心裁地解决了音乐剧上的一些問題。

《卡門》的脚本是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同名小說写成的。在脚本內把这部辛辣而沉郁的短篇小說加以重大的改編。

梅里美是以三十年代在西班牙进行考古的学者和旅行者的名义来叙述这篇故事的。这位学者

① 盧那恰尔斯基，《我們为什么保留大剧院》，1924年。

有一次旅行，在歇宿地方遇見了一位名聞全省的強盜唐·霍塞·李查拉本哥耶，他是那瓦拉地方的巴斯科人。梅里美这样描写他的主人公：“那是一个很活潑的年輕人，中等身材，但是体格健壯，目光陰沉而傲慢。”“他的風貌既高尚而又粗獷，使我想起了密爾頓詩中的那個魔鬼。”梅里美在另外地方又着重強調霍塞的外貌所給人的這種“粗獷”的印象。“這桿槍和這位持槍人的一副兇相，起初頗有點使我驚惶。”霍塞（那瓦拉地方的一个負着血債的強盜）在小說的整個過程中始終是憂郁、高傲和嚴峻的。

梅里美只有一次讓他的主人公的面貌變得和善——就是被判死刑的霍塞在牢獄里與學者見面的時候，這時他羞澀地請求學者做彌撒以安慰卡門的靈魂。雖然如此，霍塞在一切場合總是首先表現了他堅決的意志、孤僻的天性和頑強的性格。

學者旅行到柯爾多瓦，他在市上遇見了一個

非常美丽的吉卜賽女人，这个女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說：“我發覺她是一个嬌小、年輕、身材苗条的女子，同时她还有一双大眼睛。”“……她是个怪異而潑辣的美人，一見她的面孔就使你感到惊奇并使你难以忘怀。特别是她的兩眼含有淫蕩而又严峻的表情，这种表情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在一个人的眼光中遇见过……如果你没有时间到动物园去观察一条狼的眼光的话，你可以看看正在埋伏着准备抓一只麻雀的貓兒的眼睛。”

卡門与旅行者初見面时就从他那里偷去了金表。后来又慫恿霍塞杀害他。

梅里美就这样毫不粉飾地用冷酷的、有力的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来描写未来悲剧的主人公。两个性格倔强的人之間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家狗和野狼是不能和睦相处的”，卡門自己这样說，学者从霍塞的临刑前的談話中知道了戏剧的發展过程。

梅里美簡練而紧凑地描写了这出戏的結尾。

霍塞預謀杀害卡門，他讓她上馬，伴送她上山。

“我們來到荒僻的山峽里，”霍塞說：“我勒住了我的馬。”

“這是我最后一次要求你，你願意跟我生活在一起嗎？”我喊着說。

“不！不！不！”她躁着腳說，從手指摘下我送給她的戒指，把它扔向灌木叢里。

“我砍了她兩刀……”，“后来我記起卡門常說過，她喜歡被葬在一個樹林里。于是我就用刀子替她挖了一個墓穴，把她放在那里。我找她的戒指找得很久，終於找到了。我把它放入墳墓里，放在她身旁，和小十字架在一起。也許，不應該這樣作……”

而后霍塞到鄰近的第一個警務所去自首。他拒絕說出埋葬卡門屍體的地点。

• 這部歌劇的腳本完全借用霍塞的刑前談話。

為什麼劇院和腳本作家、天才的戲劇家美里亞克及加列夫想把卡門的悲慘故事編成喜歌劇

呢？^①固然，喜歌剧院不止一次超出过它的范围以外，但值得注意的是《卡門》一开始就是被当作一部喜歌剧而創作的。可是把悲剧性的結局插入情节內究竟是怎样構思的是使人很难理解的。喜剧的、世俗的因素無疑是占主要地位。而向作曲家提供的就是这样喜剧形式的剧本。

比捷于1872年6月17日写信告訴加拉別尔說他即將接受写《卡門》的委託，当时他說道：“这部歌剧將是一部愉快的歌剧，在風格上是一部愉快的歌剧。”这位作曲家显然还没有想像出这个題材和主題的要求，还没有确定他对这个題材和主題所抱的态度。

他过后不久这样說：“他們（即脚本作者）給我写了一个愉快的剧本，我要尽量审慎地处理它。“审慎地”处理“这愉快的剧本”表明了他对这剧本的理解有些变化，但是这离《卡門》的

① 在比捷写《卡門》的前几年，作曲家馬舍打算和薩尔特合作采用同一題材写这歌剧。

充滿了戲劇性的最後構思還遠得很。顯然，當作曲家考慮題材時，他很快地離開最初劇本的意向而確立了自己對劇本的獨立的想法，這時候他正在寫《阿萊城姑娘》的配樂，就在他寫《阿萊城姑娘》的過程中他顯然已經推敲了《卡門》的課題。

美里亞克和加列夫的“愉快的劇本”在某些方面是典范的腳本。音樂戲劇和喜劇風格的卓越大師們、比捷的腳本作者們善於創造迅速而又穩步發展的、結構縝密的情節，場面動人，登場人物的安排很成功，在《卡門》的腳本里沒有不切題和拖長戲劇性發展的多餘的東西。在初稿里有一些很長的對白，這是由於這兩位劇作家打算在《卡門》中採取與定稿不一樣的另一種佈局，他們按過去的慣例把腳本看作是獨立的劇本，劇本里像在社会喜劇里一樣有對白。^①

腳本作者有時在對白的段落中接近於梅里美的短篇小說，並且常常把嶄新的材料插入對白的

段落中。原先所作的幕間劇就是一例。②

这些对白使形象不完整并且使情节瑣碎，就像把它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与乐思对立起来似的。

比捷不可避免地要把这些对白扩大或縮小。③

后来吉罗还把《卡門》的对白穿插大大地删去，他把它們改編为宣叙調时，只把情节联系上的最重要的东西和在性格上的充滿情感的东西保

① 有趣的是，美里亞克和加列夫認為他們同样是歌劇的作者。加列夫在临近初演《卡門》時在自己的日記中这样写道：“在所有这种情况下，我們关心的只是他的（比捷的）趣味。对于美里亞克和我來說，剧本是沒有多么大的意义的。”

② 比捷的傳記作者比果称呼这部幕間劇为“啞劇”，并且断言曾給这个“啞劇”写过音乐。

③ 霍塞和楚尼卡的对白放在女工合唱的前面，霍塞和卡門的对白放在塞吉第亞舞曲前面。对白的穿插把欢迎斗牛士的合唱和斗牛士的分节歌联結起来，联接了霍塞的歌曲和第二幕卡門、霍塞的二重唱，并且这些对白的穿插是在占卜場面、第四幕进行曲以及其他一些曲子的前面。